



水边古镇

程川

古镇的变迁

你们称作古镇廊桥的,我们一直叫新桥。桥下墩上的水渠是青衣江的子孙,是雪山之水变作旷野之水的必经之路。

你们许多人从远方赶到廊桥来相会,昔日我们许多人从新桥分别赶到远方,从此忘记了回来。

新桥是乐西公路的一个节点,是专门为抗日战争修的。

你们称古渡平桥的,我们称老石桥,昔日书上叫儒公桥,如今专家叫茹公桥。儒公和茹公,便经常在各种刊物上约架。

西岸早年是一片荒凉的河石坝,任何一块小石头都是古物,都超过了古镇的年龄和我们的年龄。昔日这儿是跑江湖耍把戏的乐园,如今古色古香是你们怀旧的街区。

其实古的印迹许多在背街,比如阁楼老屋。巷子里的路无数次易容,从青石板变成了泥土路,从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,从水泥路又变回了青石板路。

不变的是阁楼老屋和里面的梦,昔日财主恶霸在这儿做梦,如今平常人家在这儿做梦。明天,这儿或许就成了古镇的民宿,你们在这儿做着走马观花的梦。

小镇供销社

记忆中,小镇上最古老的建筑非供销社莫属,几道爬满苔藓的红砂石垒砌的台阶上,手牵手一字排开一溜四合院子。

其间一院子让我记忆尤深!跨进高门坎,就见天光在青石铺就的地坝上徜徉,这是供销社的伙食团,他们供应的早餐花样翻新:肉包子菜包子、花卷馒头油条,个个有模有样,还便宜,两三分钱一个。但在那个饥饿的年月,供销社伙食团除了本单位的人,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。

据说,供销社原本不是供销社,是小镇更早前的庙宇。而现在,小镇供销社早就夷为了平地。

小镇如今容光焕发,不叫小镇叫古镇了。那些流落到大街小巷的包子馒头油条,倒是有着似曾相识的老模样。



古镇廊桥 快乐主张 摄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奉薄酬



梨园始祖

据《唐书》载,唐玄宗时,梨园始创。在唐玄宗开元年间,于内廷梨园,置梨园弟子,习法曲、胡乐,以应皇帝之游宴。梨园弟子,皆由教坊中,选色艺绝伦者充之。梨园之名,盖因唐玄宗在梨园,亲阅教坊所教习之法曲、胡乐,故曰梨园。梨园弟子,亦称梨园子弟。梨园之名,盖因唐玄宗在梨园,亲阅教坊所教习之法曲、胡乐,故曰梨园。梨园弟子,亦称梨园子弟。

梨园始祖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奉薄酬

谈古论今

不赏饭的「祖师爷」

蒋华

梨园行、戏曲界至今还流传一条拒人入行的行规祖训,叫“祖师爷不赏饭”,意思是你五音不全六音不辨,腰肢硬得像水桶……天生就不是吃戏曲这碗饭的料。为什么三百六十行中,只有梨园行抬出祖师爷来说话?这就得先从祖师爷说起。

从地位上比较,梨园行的祖师爷,可不是木匠的祖师爷鲁班、纺织业的祖师爷黄道婆、商人的祖师爷范蠡等普通人;而是万国来朝、至高无上的大唐皇帝——李隆基!而且他还是“既知音律,又酷爱法曲”的全才。

对梨园行来说,之所以抬出祖师爷,某种意义上也是借助他皇帝的金招牌,让拒绝的话更加合情合理。既然祖师爷是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唐玄宗,下的圣谕,不赏你吃梨园这碗饭,你就真吃不成。

话说回来,东方不亮西方亮,上天关了一扇门,一定会打开一扇窗。祖师爷

不给你吃梨园这碗饭,说不定你能在其他行业大快朵颐。唐玄宗气愤“不才明主弃”的孟浩然,宋仁宗恼怒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柳三变,结果被屏蔽仕途的他俩却在中国文学史上迸发出璀璨的艺术光辉!如此,你也该知难而退,说不定你转行后,会成为其他业界的翘楚和精英。

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。我还想通过唐玄宗聊聊古代其他几位艺术皇帝。假设,唐玄宗在国富民强的“开元盛世”之后激流勇退,去做大唐的戏曲家协会主席,宋徽宗当大宋书画家协会主席,李后主当南唐诗词协会主席,中国历史将有望改写,少了安史之乱、靖康之耻和南唐被灭的章节,多了更加万紫千红的艺术篇章……

可惜,历史不能假设,他们登错了舞台,终将以悲剧谢幕。流水落花春去也,

再也欣赏不到“仙乐风飘处处闻”的盛世《霓裳羽衣舞》了,泪水一再打湿了教坊别离的歌声。随后梨园弟子们不仅“白发新”,更是“散如烟”——唐玄宗无比赏识的歌唱家李龟年、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;宋徽宗的宠妓,唱得梨园绝代声的李师师……都流落民间,卖艺为生、课徒为业(如公孙大娘就收河南临颖的李十二娘为徒)。无人知道他们当年一曲动帝王,但客观上也将深宫大院的梨园艺术的种子播撒进民间的广袤土壤。

不用说,后世梨园仍将铭记唐玄宗的功绩。如今戏剧舞台上的《贵妃醉酒》《马嵬坡》,仍然栩栩如生地演绎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盛世缠绵、乱世别离。就连梨园人说到“不赏饭”的祖师爷就是唐玄宗,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起的几分优越和豪情,因为中国三百六十行的祖师爷里面,还真没有第二个皇帝!